

1942年1月22日,因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,萧红病逝于香港,年仅31岁。临终前两天,预感自己不久于人世、已无法发声的萧红在纸条上写道:“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,留下那半部《红楼》给别人写了。”

萧红说的“半部《红楼》”是《马伯乐》,是她创作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。此前,她已完成第一部和第二部共九章近19万字,“五四”运动后出生的青年马伯乐,生于青岛有钱且信洋教的家庭,“逃难”到上海,再从上海辗转至汉口。本来马伯乐还要继续逃亡,但身体每况愈下的萧红再也写不动了。76年后,美国著名汉学家、萧红的跨国知音葛浩文完成了萧红的“遗愿”,续写《马伯乐》后四章,至少从结构上看,把这个故事画上了句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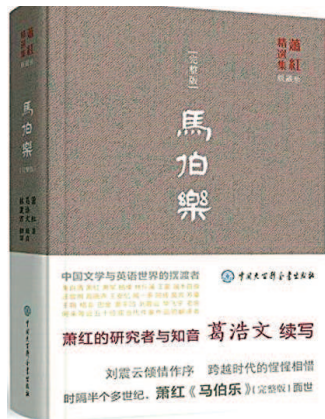
萧红笔下的马伯乐,简直就是人中极品。葛浩文认为,萧红这是向她的恩师鲁迅致敬,因为马伯乐这一人物的形塑与“阿Q”有着某些类似。阿Q最典型的是精神胜利法,万事无论好歹都能心安理得,从中发现自己胜利的一面。马伯乐则相反,不是焦虑便是更加焦虑。

在青岛老家时,马伯乐一时兴起,大张旗鼓地准备以写作救国。他买来纸笔,“开初买的是金边的,后来买的是普通的,到最后他就买些白纸回来”,最终“功败垂成”。后来,他去上海开书店谋生,结果一本书都没卖出去,最后落荒而逃。逃,是马伯乐与生俱来的“基因”,他一直在逃避,从青岛逃到上海,再逃往汉口,他的故事经过就是一条逃亡路线。

马伯乐的人性弱点会被埋葬?

——读萧红原著葛浩文续写的《马伯乐》

■ 禾 刀



《马伯乐》
萧红著
[美]葛浩文续写
林丽君译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

马伯乐不是复制阿Q,他的智商看上去很正常,思维也具有一定前瞻性。比如,他早就认识到日本必定侵略中国,日本兵迟早会打到上海,但他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招数,只是寄希望于他人的觉醒。当别人不理解时,他反倒生出一种扭曲心理,“盼”着这些灾难性预言早点实现,目的只是为了证明自己预言的正确。日本兵打到上海后,他津津乐道于自己的“先见之明”,那些焦虑竟一扫而空,“这一夜睡得非常舒服,非常安适。好像他并不是睡觉,而是离开了这苦恼的世界一整夜”。

马伯乐是中国人,但他压根瞧不起手足同胞,时不时不自觉地冒出口头禅“真他妈的中国人”。他把自己的前瞻性转成无休无止的焦虑,又把焦虑转成对他人麻木不仁的憎恨,尽管他本人一直以来除了看热闹也毫无作为,但总能为自己逃避责任寻找到一大堆自认为极其充分的理由。因此,“他恨那有钱的人,他讨厌富商,他讨厌买办,他看不起银行家。他喜欢嘲笑当地的土绅”。

对于马伯乐这一人物,萧红选择了四个地点进行精彩书写。在老家时,马伯乐对父亲的圆滑刻薄又

恨又怕。在上海时,他省吃俭用只是为了熬到日本人真的打过来。坐火车过淞江断桥时,马伯乐曾有一丝人性的觉醒,没忘记带着自己的女儿,但仅此而已。坐轮船前往汉口时,马伯乐的角色形象逐渐让渡于大众化。隐约中,读者可见更多不同款式皮囊的“马伯乐”。

如果说马伯乐在老家时,人性弱点还只局限于他个人,那么随着他走向外面的世界,我们可以看到,一路上更多人身上闪耀着类似

弱点的“光源”,而且还会“争奇斗艳”。原本与马伯乐有过一阵“患难之交”的小陈,两人虽挤在一张床上,半夜面对从窗户飘进的雨点却谁都不肯起身关一下,就怕吃亏。尽管许多人亲眼看到日本兵打到上海,但战争的阴云似乎漏掉了马伯乐寄居的小旅店,大伙依旧为琐事吵得不可开交,店老板依旧“摇着大团扇子,笑盈盈的”。在前往汉口的破轮船上,本是“同船渡”的难民争先恐后,根本不顾尊老爱幼。至于淞江断桥上,对于夜晚中被挤压坠落江中的无名氏,就连数字都没有。同是逃难,多数人只是思忖着走一步看一步,苟且偷生,所以对“逃出上海大家都是赞同的,不过其中主张逃到四川去的,暗中大家对有点瞧不起”……

马伯乐之类的人,优柔寡断、自私自利、耍小聪明、胆小怕事、高谈阔论……尽管如此,他们对于同胞却总会生出“别人皆醉唯我独醒”的优越感。为了挤过断桥,为了挤上轮船,他们根本不在乎扶老携幼;为了几毛钱,他们甚至对眼里更低阶层的车夫拳头相向……

葛浩文满腔热情的续写,虽然对马伯乐后来命运进行了交待,但人物形象更像是与原著进行了分

割。马伯乐转瞬洗心革面了,最鲜明的是马伯乐不再张口闭口“真他妈的中国人”,而换成了“真他妈的日本人”。马伯乐卖包子,当裁缝,开汽车,卖报,加入戏剧团体演戏,每次都像以前那样这难那难畏缩不前。葛氏笔下的马伯乐似乎重新做人,没有了以前那样的神经质,日子也变得踏实了,甚至他的死也略略显得有些悲壮。当他听说孤儿院的林小二只是十三岁的孩子时,居然“觉得有点惭愧,他活了这么一把年纪,却不如一个十三岁的孩子那么能吃苦”。当他目睹车夫正在自制炸药准备炸日本人时,居然破天荒地“感慨万千,自己竟然不如一个车夫勇敢,让他汗颜”。而在萧红笔下,极擅自保的马伯乐,生存哲学只有一个字:逃。

续写是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使。葛氏让马伯乐继续上路,从汉口到重庆,从重庆到香港。这与萧红的逃难历程吻合。以萧红先前的构思,这一路线是可信的。但是,当马伯乐毫无征兆地变回正常人,萧红笔下的艺术价值必定烟消云散。就像鲁迅如果让阿Q最后抛弃精神胜利法,那阿Q还是阿Q吗?无论是阿Q还是马伯乐,其艺术形象无疑是荒诞的,但正因其荒诞,读者可由此深刻洞悉国人的性格弱点。还可肯定的是,即便在今天,萧红笔下的马伯乐形象依旧发人深省:马伯乐身上那些爆棚的人性弱点,真会随着时光埋葬在历史故纸堆里吗?

把音乐还给这个世界

——读《蜜蜂与远雷》

■ 艾 润

我们靠什么感知世界?偶尔会想念十来岁时的自己,对世界充满幻想,甚至有一种盲目的自大。后来,不知怎么就把这项充满自信的幻想力弄丢了。读《蜜蜂与远雷》的过程中,突然意识到,那种充满自信的幻想,其实就是兴趣。对某件事物充满兴趣的少年,一定能通过某种途径感知这个世界。

马赛尔·荣传亚夜、风间尘、高岛明石……他们就是通过音乐来感知世界的,他们的兴趣是钢琴。

风间尘是养蜂人家的少年,热爱弹奏钢琴,得遇著名钢琴大师霍夫曼的点拨,甚至拿到了霍夫曼的推荐信,一出场就备受瞩目。可他连一台像样的琴都没有,参加比赛的缘由不过是为了父亲的承诺:如果拿到奖项,可以为他买台钢琴。

荣传亚夜被传为天才钢琴少女,她幼时就对声音敏感,不同的雨势在她看来就是不同的旋律,从雨水落在铁皮屋顶上的声音开始,她热爱各种各样的声音。然而,她学钢琴的初衷是为了让母亲高兴。母亲庇护之下,她是脑中只有钢琴的单纯少女,无欲无求。母亲骤然离世,她成了孤女。带着对外界的恐惧,她选择了离开,彻底消失于钢琴界。

相比之下,高岛明石的履历有点逊色。28岁,他已为人夫父,用他自己的话说,这个岁数,已参加工作,连孩子都有了,再来参加钢琴比赛,感到“难为情”。可他想为孩子留下一份证明:为了成为音乐家,爸爸曾经努力过。

马赛尔是有部分日本血统的混血少年,原是跳高运动员,后来考上茱莉亚音乐学院。他幼时随父母居住日本,因混血身份而遭同学欺辱。并不美好的记忆,却因一个女孩的出现而有了热闹的生肌:女孩和他一起弹奏钢琴,在他离开日本举家前往法国时,一声声呼唤他的名字,要弹钢琴哦,说定了。女孩红着眼睛把一个绣着G谱号的书包送给他。从此,这个画面成了他生命里的一部分,带领他选择钢琴的女孩留在他内心最深处的记忆里。

这些人,因为在日本举办的芳江国际钢琴大赛被聚拢在了一起。他们虽然都在钢琴领域有一定成就,但多少还是有点紧张。

和整个比赛格格不入的风间尘,拿到霍夫曼的推荐信后有了入场券,同时也成了评委讨论的对象。这个在比赛期间也借宿别人家的孩子,没人知道他是如何从养蜂少年成为钢琴王子的,也没人知道他凭什么得到大师霍夫曼的青睐。

荣传亚夜放弃钢琴多年以后,在母亲生前好友滨崎先生的鼓励下,决定重返舞台演奏钢琴。天才少女复出,这样的噱头足够博得版面。可亚夜只是20岁的敏感少女,当初放弃钢琴是讨厌那些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标签,现在复出,更多的是明白了钢琴之于自己的意义。从幼时在雨声里听出万马奔腾,到20岁时在肖斯塔科维奇的奏鸣曲里听出西瓜滚动的声音,她知道自己就算离开钢琴,也不可能离开音乐。对声音的敏感和好

奇,使钢琴成为她与世界对话的方式。

高岛明石则用钢琴和自己对话。他与钢琴有关的所有履历,只是年少时得过一次并不显眼的奖项。那时,他在养蚕的仓库里弹钢琴,祖母总是坐在房间一角听着。她听得懂,他心里有事时,弹出的声音会局促。祖母温柔的注视,曾是他生命中亮堂堂的光。他知道,自己不是天才,可他认为钢琴不只属于天才少年少女。他赋予舒曼《梦境曲》别样的温柔,他把生活里一片片晴朗的部分都弹奏出来。钢琴是他的一个梦境,更是他想要留住的一部分温柔,是冗杂生活里他要为自己保留的一份小小的低沉的温柔。

这些人在音乐里寻找情绪,作为读者的我们,在他们身上寻找自己。

风间尘那样的少年,出身普通,却有不同寻常的梦,并且用力地维护着自己的梦。荣传亚夜那样的女孩,自小被外界赋予太多的意义,深感无法承受,其实内心深处只是热爱音乐热爱钢琴的简单少女,只想过属于自己的生活。高岛明石那样的成年人,因为热爱而尝试着把自己从拥挤的生活里解脱出来,他要寻找一个答案:生活着的人的音乐,真的比不上以音乐为生的人的音乐?

这些人站在舞台上,都在为自己寻找一份答案:风间尘为了霍夫曼的嘱托,荣传亚夜为了寻找曾经放弃的自己,高岛明石找自己的音乐人生,马赛尔机缘巧合找到了那个曾带他选择钢琴的女孩——荣传亚夜。

幸运的是,他们都找到了。



《蜜蜂与远雷》
[日]恩田陆著
安素译
文治图书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

风间尘用自己的音乐告诉每个人,这个世界充满各种各样的音,但音乐被关在箱子里了。人们热衷于听各种各样嘈杂的音,却不愿从大自然中寻找音乐。霍夫曼不过是想通过他告诉整个世界,我们的耳朵是可以听见大自然的,我们应该把音乐还给这个世界。

荣传亚夜终于明白,音乐,不存在妈妈身上,而是在自己的身体里,一直陪伴着自己。经过数年迷茫,她终于再次回到自己的道路上。弹奏音乐,才是她真正想要的生活。高岛明石也在参加比赛圆了梦想后,心甘情愿地继续做一个热爱音乐的发烧友。

出色的天才少年马赛尔找到了自己回忆里的那个人——荣传亚夜。

甚至连评委三枝子,也在比赛后有了再给逝去的爱情一次机会的念头。

很美好,很温柔。这就是音乐赋予我们的:无法表达的情感,无法传输的观念,无法排解的思绪,可以在音乐里发现、停留、游走、寻找、解救。每个音符的起落,都可能引发心头震颤。

把音乐还给这个世界,也把感知世界的能力还给自己。